

古

今

中

外



经 典 名 著

战争与和平

(俄) 列夫·托尔斯泰

CLASSICS MASTERWORK

CLASSICS MASTERWORK

I512.44
140
:4

世界文学名著

战争与和平

(四)

[俄]列夫·托尔斯泰 著
盛震江 廖纳源等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亲自搬了几袋面粉扔到街上。有的士兵吓跑了，有的士兵还在装。费拉蓬托夫看见了阿尔帕特奇，便转身对他说。……

“完了！俄罗斯！”他大喊大叫。“阿尔帕特奇！完了！我要亲自放火。完了……”费拉蓬托夫跑进院子里去了。

士兵川流不息地在街上走过，堵塞了整个街道，因此阿尔帕特奇过不去，一定得等着。费拉蓬托夫的妻子带着孩子们也坐在一辆大车上，等到通行时才过去。

已经完全是黑夜了。天空出现了星星，新月不时地从烟雾中闪现出来。在通往德聂伯河的斜坡上，阿尔帕特奇和店主妻子的车辆，在士兵和别的车辆中间缓慢地移动着，有时一定得停下来。离停车的十字路口不远的一条胡同里，一处住宅和几家店铺在着火，但火快要燃尽。有时火焰熄灭，消失在黑烟里，有时又忽然明亮地燃烧。极其清晰地照耀挤在十字路口的人的脸上。火场前边隐约有几个黑的人影，透过火焰不停的哔剥声，听得见人们的谈话声和喊叫声。阿尔帕特奇见他的车子一时过不去，就从车上下来，拐到胡同里去看火。士兵不断地在火旁前后乱窜，阿尔帕特奇看见两个士兵和一个穿厚呢子军大衣的人从火场里拖出一段燃着的圆木，另外几个人抱着干草到街的对面的院子里去。

阿尔帕特奇走到一大群人那里，他们站在一个全部燃烧得正旺的高大的仓库对面。墙都在火里，后墙倒塌了，木板房顶也塌陷了，椽子都在燃烧。显然，人群都在等待屋顶塌下来。阿尔帕特奇也在等这个时刻。

“阿尔帕特奇！”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老人的名字。

“我的天啊，原来是公爵大人！”阿尔帕特奇回答说，他立刻就听出来是小公爵的声音。

安德烈公爵穿着外套，骑着一匹乌黑的马，正站在人群后边望着阿尔帕特奇。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他问。

“公……公爵大人!”阿尔帕特奇说着说着说哭起来了……“公……公爵大人，我们完蛋了吗?我的上帝!……”

“你怎么到这儿来了!”安德烈公爵又问。

这时，火焰明亮地燃烧起来，照亮了阿尔帕特奇的小主人苍白而憔悴的脸。阿尔帕特奇讲了，他是怎样被派到这里，又好不容易才走了出来。

“怎么，公爵大人，我们真的完蛋了吗?”他又问。

安德烈公爵没有作回答，他掏出笔记本，抬起膝盖，在撕下的一页纸上用铅笔给他的妹妹写道：

“斯摩棱斯克要放弃了!一星期之后童山将被敌人所占领。你们立刻动身去莫斯科。马上告诉我，何时上路，并派一名信使去乌斯维亚日。”

他写完后，就把那张便笺交给阿尔帕特奇，还口头交待他，怎样照料公爵、公爵小姐、他的儿子和教师上路，怎样立刻回信并把信寄到哪里。他还未来得及说完这些指示，便有一个参谋长，带着侍从骑马向他奔驰而来。

“您是团长吗?”参谋长用安德烈公爵熟悉的德语口音喊道。“当着您的面烧房子，您却站着不动?这意味着什么?您要负责!”贝格叫嚷着，他现在是第一军步兵左翼司令官的副参谋长，正如贝格所说，这是一个显然很称心的美差。

安德烈公爵望了望他，没有答理，继续向阿尔帕特奇说：

“你告诉他说，我等回信等到十号，如果十号我还得不到他们启程的消息，我就要放弃一切，亲自到童山去走一趟。”

“公爵，我说这话，只因为我应该执行命令，”贝格认出安德烈公爵后说，“因为我一向是严格执行，……请您原谅我吧!”贝格替自己辩解说。

“火焰中哗剥响起来。后来火光又熄了一会儿；滚滚的浓烟从房顶下面不断冒出来。火焰中又有一声可怕的巨响，有个巨大的东西坍塌下来了。

“哎唷！”人们随着粮仓塌下来的天花板的响声吼叫起来，燃烧过的粮食从粮仓那里散发出面饼的香味。火焰又突然升起来，照亮了站在大场周围的人们兴奋、欢快而又精疲力尽的脸。

一个穿厚呢子军大衣的人举手叫喊道：

“好呀！来吧！弟兄们，好呀……”

“这是本店的人！”异口同声地说。

“那，那么，”安德烈公爵问阿尔帕特奇说，“把我向你所说的一切，都转告给他们。”但他一句话也没有回答那默默不语地站在他身旁的贝格，摸了一下马，便走到胡同里去了。

5

军队从斯摩棱斯克继续撤退。敌人紧追不舍。八月十日，安德烈公爵指挥的团队沿着大路行进，从通向童山的那条路旁经过。炎热和干旱已持续了三个多礼拜。每天，天空都飘着一团团卷曲的白云，偶尔遮住阳光；但到了黄昏，天空又一碧如洗，太阳慢慢沉入褐红色的薄雾中。只有夜晚厚重的露水滋润着大地。残留在麦茬上的麦粒被烤晒干了，撒落在田里。沼泽干涸，牲畜在被太阳烤焦的牧场上找不到饲料而饿得狂叫，只有夜晚在林子，在露水还保存着的时候才是凉爽的。而在路上，在军队行进的大路上，甚至在夜间，即使在穿过树林，也没有那样的凉意。路面被搅起三——四寸深的尘土里，是看不到露水的。天刚一亮，部队便又开始行军。辐重车和炮车的轮毂，步兵的脚踝，都陷在酥软窒闷、夜里也未冷却的燥热的尘土里，无声地行进着。

一部份的沙土被人的脚和车轮搅和着，另一部份扬起来，像云层一样悬浮在军队头顶上，钻入路上行人和牲畜的眼睛，毛发，耳朵，鼻孔，主要是钻入肺部。太阳升得愈高，尘土的云雾也升腾得愈高，但透过稀薄灼热的尘雾，那未被彩云遮盖的太阳仍然可用肉眼瞭望。太阳好似一轮火红的大球。没有一丝风，人们便在这凝滞的空气里喘息。他们行走时，都用毛巾缠住口鼻。每到—一个村庄，便都涌到井边，为了争着喝水争得打起来，一直把井水喝到现出泥浆为止。

安德烈公爵统率着他那一团人马，忙于处理兵团的杂务，官兵的福利以及必须的收发命令等事项。斯摩棱斯克的大火和城市的放弃，对安德烈公爵说来是一个时代的特征。一种新的仇恨敌人的感情使他忘掉自己的悲痛。他全神贯注于本团的事务，关心自己的士兵和自己的军官，待他们亲切。团里都叫他我们的公爵，为他感到骄傲，并且热爱他。但他只有在和本团的人，和季莫欣之类的人相处才是善良温和的，这些人都是他新认识的，而且又处于和以前不同的环境，这些人不可能了解和知道他的过去；而他一接触到自己从前的相识，接触到司令部的人，他立刻又竖起头发；变得凶狠、好嘲弄、倨傲。一切使他联想起过去的东西，都使他反感，因此，在对待先前那个圈子的关系上，他只是尽量履行职责和避免不公正而已。

的确，一切照安德烈公爵现在看来，都处于黑暗和忧郁之中——尤其是八月六日放弃了斯摩棱斯克（他认为可以而且应当守住）之后，在他的老而且病的父亲不得不逃往莫斯科，抛弃他如此心爱的多年经营的盖满了住房并且迁进人口的童山，任敌人劫抢之后更觉得暗淡、凄惨，但尽管如此，因为有这一团人马的缘故，安德烈公爵得以考虑另一个与一般问题无关的事情——考虑自己的团队。八月十日，他那一团所在的纵队行至与童山平行的

地方。安德烈公爵两天前得到了父亲、妹妹和儿子去了莫斯科的消息。虽然他在童山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干，但是他生性喜爱自找悲痛，他于是决定顺便到童山去。

他吩咐给他备马，骑着马从行军途中驰往他父亲的乡村。他是在那里出生并度过了童年时代的。安德烈公爵骑马经过水塘旁边，先前那里总有几十个村妇一面谈天，一面捶着捣衣棒洗刷衣服，现在一个人影也看不到，散了架的木排^①一半浸到水里，歪歪斜斜地飘到水塘中央。安德烈公爵策马走近看门人的小屋。入口的石头大门旁边没有人，门也是闭锁着的。花园的小径已被杂草淹没，牛犊和马匹在英国式的公园里游荡。安德烈公爵骑马来到暖房：玻璃已被打碎，种在桶里的树有一些倒下了，有一些枯死了。他呼唤花匠塔拉斯，无人回答。他绕过暖房到了标本园，看到雕木栏杆完全断裂，结着果子的一些李树枝也已折断。安德烈公爵童年在大门口常见到的那位老农奴正坐在绿色长凳上编织树皮鞋。

他已聋了，听不见安德烈公爵走到近旁来。他坐在老公爵爱坐的那条长凳上，他的身旁，在枯死的折断的玉兰花枝条上，挂着树皮。

安德烈公爵骑马走到住宅前，老花园里的几棵菩提树已被砍伐，一匹花马带着马驹在住宅前边的蔷薇花丛中来回走动。窗户都钉上了护窗板。楼下的一扇窗户还开着。一个童仆看见安德烈公爵跑进住宅去了。

阿尔帕特奇送走家眷后，独自一人留在童山；他坐在屋里读一本《圣徒传》。听说安德烈公爵已回来，鼻梁上还架着眼镜，他便边扣衣服钮扣边走出宅院，急忙走到公爵身边，吻着安德烈

① 架在水塘边便于取水，洗衣，饮牲畜等。

公爵的膝盖，一句话不说地哭了起来。

然后，他转过身去，为自己的软弱而觉得气忿，开始报告各种事务。全部贵重物品都已运往博古恰罗沃。粮食，约一百俄石，也已运走；干草和春播作物，据阿尔帕特奇说，今年长势特别好是丰收作物，还未成熟就被军队割下征用了。农奴们也都破产，有些去了博古恰罗沃，一小部留了下来。

安德烈公爵不等他说完便问。

“父亲和妹妹什么时候去的？”——他指的是什么时候去莫斯科的。阿尔帕特奇以为问的是去博古恰罗沃，回答说七号去的，接着又细谈经营的事，询问今后的安排。

“您是否说军队开收条便可拿走燕麦？我们还剩下六百俄石呢。”阿尔帕特奇问。

“对他回答什么好呢？”安德烈公爵心里想，看着老人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的秃顶，从他脸上的表情看出，他自己也分明懂得这些问题不合时宜，不过是以问题来抑制悲伤罢了。

“好，发给他们吧。”他说。

“如果您看到花园里杂乱无章，”阿尔帕特奇说道，“那是没法防止的：有三个团经过这里；在这里住过，特别是龙骑兵。我记下了指挥官的官阶和姓名，以便递呈子。”

“呸，你怎么办呢？留下来吗，要是敌人占领了这里？”安德烈公爵问他。

阿尔帕特奇把脸转过来朝安德烈公爵，看着他，并突然庄严地举起一只手：

“上帝是我的护佑人，听从他的意旨！”他说。

成群的农奴和家奴从牧场走来，脱帽走近安德烈公爵。

“呸，告别了！”安德烈公爵从马上俯身对阿尔帕特奇说，“你自己也走，能带的都带上，把人都打发到梁赞或莫斯科附近的庄

园去。”阿尔帕特奇挨着他的腿痛哭起来。安德烈公爵小心地推开他，使劲一催马，向下面的林荫道疾驰而去。

那个老头儿对这一切仍无动于衷，就像那叮在一个高贵的死者脸上的苍蝇一样，坐在标本园里敲打树皮鞋的槌头，两个小姑娘用衣裙儿兜着她们从暖房树上摘下的李子，从那里跑来碰上了安德烈公爵。大一点的那个姑娘一见到年轻的主人，满脸惊慌地拉起小伙伴的手，一起藏到一颗白桦树的后面，顾不得拾起撒落一地的青李子。

安德烈公爵也慌忙地转过脸去，避开她们，怕她们发觉他看到了她们。他怜悯那个好看的受了惊的小女孩。他害怕回头去看她，但又忍不住想看一眼。他沉浸在一阵新的喜悦的慰藉之中，因为他刚才看见那两个小女孩，明白了世上还存在着另一种对他完全陌生的合乎情理的人类的志趣，它同吸引着他的兴趣是一样的。这两个小姑娘显然渴望着一件事，即拿走和吃掉那些青李子，而且不被人抓住，安德烈公爵也同她俩一起希望这件事成功。他止不住再看了她们一眼。她们认为自己已脱离危险，便从隐藏的地方跳了出来，用尖细的小嗓子叫喊着，兜起衣襟，翻动着晒黑了的光脚板，愉快迅速地沿着牧场的草地跑开了。

离开大路上军队行进时扬起的灰尘区域，安德烈公爵多少感到一些清爽。但离童山不远，他又回到大路上，并在一处小水塘的堤坝旁，赶上正在休息的他那一团的队伍。那是午后一点多钟。太阳，灰尘弥漫中的赤红的圆球，透过他的黑外衣烘烤着他的背脊，令人难以忍受。灰尘依然一动不动地悬浮在停止前进的人声嘈杂的军队的上空。没有风。在驰马经过堤坝时，安德烈公爵闻到池塘的绿藻和清凉的气息。他很想跳到水里去——不管水是多么脏。他环视着池塘，那里传来喊叫声和笑闹的声音。这个不大的长有绿色植物的池塘，浑浊的池水已经涨高了半尺多，

漫过了堤坝。因为池塘泡满了，赤裸裸的士兵、他们在池中打扑腾的手臂，脸庞和脖颈像红砖一样，而他们的躯体却是雪白的。所有这些雪白的光身子，在这肮脏的水洼里又笑又叫地扑扑通通玩，就像一群鲫鱼拥挤在一个庖斗里乱蹦乱跳似的，这样扑扑通通的玩水，带有一点欢乐的意味，因而反衬出分外的忧愁。

一个年轻的金发士兵——安德烈公爵认识他——是三连的，小腿肚上系一条皮带，画着十字往后退几步，以便更好地跑动，然后跳进水里去，另一个黑黑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军士，站在齐腰深的水里，肌肉发达的身子颤抖着高兴地喷着响鼻，用两只粗黑的手捧水淋自己的脑袋。池塘里响起一片互相泼水的声音，尖叫声，扑扑通通的响声。

岸上，堤坝上和池塘里，到处都是白晃晃的健康的肌肉发达的肉体。红鼻子的军官季莫欣，在堤上用毛巾擦身子，看到公爵时很难为情，但仍毅然对他说：

“可真是痛快，阁下，您也来吧！”他说。

“脏得很。”安德烈公爵皱了皱眉头说。

“我们立刻给您清场。”季莫欣还未穿上衣服就跑着去清场子。

“公爵要来洗了。”

“哪个公爵？我们的公爵吗？”许多声音一齐说，并且，大家都急忙地爬出池塘，安德烈公爵很费劲才劝阻了他们。他想还不如去棚子里冲洗一下。

“肉，躯体，chair a canon (炮灰)！”他看着自己赤裸的身体想道，全身哆嗦着，倒不是由于寒冷，而是由于看到众多躯体在肮脏的池塘里洗澡，因而产生一种无法理解的厌恶和恐怖。

八月七日，巴格拉季翁公爵在斯摩棱斯克大道上的米哈伊洛夫卡村驻地写了下面的信。

“阿列克谢·安德烈耶维奇伯爵阁下：（他是给阿拉克切耶夫写信，但他知道他的信将被皇上御览，故尔倾其所能地斟酌每一词语）。

我想，那位大臣已经报告了斯摩棱斯克落入敌手的消息。这一最重要的阵地白白地放弃，令人痛心悲伤，全军都陷于绝望，就我而言，我曾亲自极其恳切地说服他，后来还给他写了一封信；但什么也不能劝服他。我以我的名誉向您起誓，拿破仑从未像现在这样陷入绝境，他即使损失一半人马，也占领不了斯摩棱斯克的。我军战而又战，胜过以往。我率一万五千人坚守了三十五个小时以上，抗击了敌军；而他却不愿坚守十四小时。这真可耻，是我军的一大污点；而他自己呢，我觉得，是不配活在世上的。如果他报告说，损失惨重，——这不真实，可能是四千左右，不会再多，甚至还不到四千；哪怕是损失一万，也没法子，这是战争！而敌方的损失是难以计数的……

再坚守两天会有什么碍难呢？至少，他们会自己撤离；因为他们没有可供士兵和马匹饮用的水。那位大臣曾向我保证他不会败退，但他突然下达命令，说要晚上放弃阵地。这样就无法作战了，而我们可能很快把敌人引到莫斯科……

有传闻说，您要求和。可别讲和，经过这一切牺牲和如此疯狂的撤退之后——再来讲和；您会招致全俄国的反对，而我们中的每一位身穿军服的都会羞愧的。既然事已至此——应该打下去，趁俄国尚有力量，趁人们还没有倒下……

应当由一个人指挥，而不是由两个人指挥。您的大臣作为一个内阁大臣可能是好的；但作为将军，不仅坏，而且坏透了，可他却肩负我们整个祖国的命运……的确，我由于沮丧而快要发疯，请原谅我冒昧给您写信。显然，那位建议缔结和约，建议由该大臣指挥军队的人，是不爱戴皇上并希望我们全体毁灭的人。

因此，我向您呈诉实情：进行民团的准备吧。因为大臣正极巧妙地带领客人跟随自己进入古都。全军都对皇上的侍从沃尔佐根先生抱有极大的怀疑。据说，他更像拿破仑的人，而不像我们的人，就是他在向大臣提一切建议。我不仅对此恭恭敬敬，而且像班长一样服从他，虽然我比他年长。这很痛苦；但出于我对恩主皇上的爱戴，我得服从。只是为皇上惋惜，他竟把一支光荣的军队托附给了这样的人。您想想看，在退却中我们由于疲劳和在医院里减员共计损失了一万五千多人；如果发动进攻的话，不会损失那么多的。看在上帝面上，请告诉我，我们的俄罗斯，我们的母亲会怎样说，为什么我们如此担忧，为什么我们把多么善良而勤劳的祖国交给那些恶棍，使我们每个臣民感到仇恨和耻辱？干吗胆怯，有谁可怕的？我是没有罪过的。该大臣优柔寡断，胆怯，糊涂、迟钝，具有一切坏的品质，全军都在痛哭，诅咒他罪该万死……”

6

对生活现象，可分成无数部类，所有这些部类可以划分成以下二类，其中一类以内容为主，另外一类——则以形式为主。属于这后一类别的，是截然不同于乡下的，地方的，省城的，甚至莫斯科的生活的彼得堡的生活，尤其是沙龙生活。这种生活是不变的。

自从一八〇五年以来，我们同波拿巴又和解又断交，多次立了宪法又废除它，而安娜·帕夫洛夫娜的沙龙和海伦的沙龙从前怎样，现在还怎样——一个跟七年前一样，另一个跟五年前一样。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里，人们依旧困惑地谈论波拿巴的成功，并且看到，无论在他的成功还是在欧洲君主对他的姑息中，

都有一种恶毒的阴谋，其唯一目的便是给安娜·帕夫洛夫娜代表的宫廷集团制造不快和烦恼。在海伦那里也完全一样（鲁缅采夫本人常去光顾，认为她是绝顶聪明的女人），一八〇八和一八一二毫无二致，人们依然兴奋地谈论着那个伟大的民族和那个伟大的人物，并遗憾地看待同法国的决裂，依照聚集在海伦沙龙里的人的意见，此事应以和平告终。

近来，在皇上从军队返驾之后，这两个对立的沙龙集团出现了某种不安，发生了某些相互指责的情况，但两个集团的方向仍旧不变。参加安娜·帕夫洛夫娜集团的法国人仅限于顽固的保皇党，所以，这里表现出来的爱国思想是，不该上法国剧院，认为维持一个剧团的经费抵得上维持一个军团的经费。他们专心地注视战事进展，并传播对我军最有利的新闻。在海伦的圈子内，即鲁缅采夫派和法国派的圈子内，关于战争和敌人残酷的传闻受到驳斥，拿破仑求和的各种尝试被加以讨论。在这个圈子里，人们谴责那些建议尽早下令，让皇太后保护的宫廷女子学堂准备向喀山疏散的人。总的说来，战争的全部内容在海伦的沙龙里不过是以一些空洞的示威开始，很快就会以和平告终，而左右一切的是比利宾的意见，他现时在彼得堡成了海伦的常客（所有聪明的人都应去她那里作客），他认为问题不取决于火药，而取决于发明火药的人。在这个圈子里，人们冷嘲热讽而又十分巧妙地（尽管也很谨慎地）讥笑莫斯科的狂热，关于那种狂热的消息，是随皇上驾临彼得堡而传来的。

在安娜·帕夫洛夫娜的圈子里则相反，人们赞美和谈论那种狂热，像普鲁塔克^①谈论远古伟人似的。依旧身居要职的瓦西里公爵，成了两个圈子的连环扣。他到 *ma bonne amie*（自己的

① 普鲁塔克（约 46～123），古希腊传记作家。

尊贵朋友) 安娜·帕夫洛夫娜那里去, 也到 dans le salon diplomatique de ma fille (自己女儿的外交沙龙) 那里去, 由于频繁交替地出入于这一阵营和另一阵营之间, 因此常常给搞糊涂了, 在海伦那里说了本该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里说的话, 或者相反。

在皇上到达之后不久, 瓦西里公爵在安娜·帕夫洛夫娜那里议论战事, 严厉谴责巴克莱—德—托利, 但又对任命谁作总司令迟疑不决。客人中的一位平时被称作 un homme de beaucoup de mérite (有许多优点的人), 讲述了他看见新近担任彼得堡民团司令的库图佐夫在省税务局主持征募新兵的会议, 然后谨慎地表达了自己的初步看法, 库图佐夫是一个能满足各种要求的人选。

安娜·帕夫洛夫娜凄戚地笑了笑, 指出库图佐夫净给皇上制造不愉快, 此外便没有干过什么。

“我在贵族会上一再地说,” 瓦西里公爵插嘴说道, “但没有人听我的。我说推选他作民团司令会使皇上不悦。他们没有听我的。”

“全是一派反对的狂热,” 他继续说, “也不看看当着谁的面? 而且全是由于我们想摹仿莫斯科的愚蠢的狂热。”瓦西里公爵说, 一时间糊里糊涂, 忘了在海伦那里才嘲笑莫斯科的狂热, 而在安娜·帕夫洛夫娜这里是应该加以赞扬的。但他立即改正过来。“呸, 库图佐夫伯爵, 俄国最老的将军, 在税务局那地方召集会议适当吗, et il en restera pour sa peine (他的忙碌会一事无成的)! 难道可以任命为总司令的竟是一个不能跃马扬鞭的, 开会打瞌睡的, 脾气最坏的人吗! 他在布加勒斯特毛遂自荐得够瞧的了? 我这还不是谈他作为将军的资格问题, 难道在这种时刻能够任命一个老朽的瞎眼的人, 一个十足的瞎子吗? 瞎眼将军好极了! 他什么也看不见。可以捉迷藏……他简直什么都看不见!”

没有维持异议。

这在七月二十四日是完全公允之论。但七月二十九日库图佐夫被加封公爵头衔。授予公爵头衔可能意味着摆脱，所以，瓦西里公爵的见解仍然正确，虽然他并不急于在此时有所表示，但八月八日，由萨尔特科夫大将，阿拉克切耶夫，维亚济米季诺夫，洛普欣和科丘别伊组成的委员会，开会讨论战争事宜。委员会一致认为，战事之不利，源出于无统一指挥，虽然委员会成员知道皇上不赏识库图佐夫，但经过简短磋商，仍建议任命库图佐夫为总司令。因此，就在那一天，库图佐夫被任命为全军及各个部队据守区域的全权总司令。

八月九日，瓦西里公爵又在安娜·帕夫洛夫娜家遇到了 *l'homme de beaucoup de mérite*（那个有许多优点的人）。*l'homme de beaucoup de mérite* 瓦西里公爵近来对安娜·帕夫洛夫娜很殷勤，希望获得一个女子学校学监的任命。他走进客厅时，像达到目的的胜利者那样喜气洋洋。

“Eh bien, vous savez la grande nouvelle? Le prince Koutouzoff est *maréchal*①。一切分歧消除了。我真幸福，真高兴！”瓦西里公爵说。“Enfin voilà un homme”②，他不停地说，意味深长地严肃地环视所有在客厅里的人。*L'homme de beaucoup de mérite* 虽然意在谋职，仍忍不住提醒瓦西里公爵曾经发表过的议论。（这在安娜的客厅里对瓦西里公爵和已欣然得知这一消息的安娜·帕夫洛夫娜都是失礼的；但他忍耐不住。）

“Mais on dit qu'il est aveugle, mon prince?”③ 他使瓦西里公

① 法语：呃，你们可知道一个重大消息？库图佐夫成了元帅了。

② 法语：毕竟是一个人才。

③ 法语：但是听说他眼睛瞎了，公爵？

爵想起他说过的话。

“Allez donc, il y voit assez,”^① 瓦西里公爵以低沉、急速的声音，咳嗽着说，这样的噪音和咳嗽他常常用来解决一切困难。“Allez donc, il y voit assez,” 他又重复了一遍。“我之所以高兴，”他往下说，“是因为，陛下授予了他掌握全国军队和各个军区的全权——这是任何一位总司令从未有过的权力。这是第二位主宰。”他说完之后，露出得胜的微笑。

“但愿如此，但愿如此。”安娜·帕夫洛夫娜说。L'homme de beaucoup de merite（那个有许多优点人）在宫廷社交界还是个生手，为了阿谀安娜·帕夫洛夫娜，他以此为她先前对这一议论表示的见解解围，说道：

“据说，陛下不大情愿授予库图佐夫这一权力。On dit qu'il rougit comme une demoiselle à laquelle on lirait Joconde, en lui disant: 'le souverain et la Patrie vous decernent cet honneur'.”^② “Peut-être que le coeur n'était pas de la partie.”^③ 安娜·帕夫洛夫娜说。

“噢不，不，”瓦西里公爵激烈地偏袒库图佐夫，现在已不在任何人面前让步。照瓦西里公爵的见解，不仅库图佐夫本人出色，而且大家都崇拜他。“不，这不可能，因为皇上从前就很能赏识他。”他说。

“但愿库图佐夫公爵，”安娜·帕夫洛夫娜说，“真正掌握着权力，不让任何人捣鬼——des batons dans les roues.”

① 法语：呃，胡说，他看得相当清楚，您放心。

② 法语：据说，当他对他：“国王与祖国赐与您这一荣誉”时，他脸红得像听到诵读《约康德》的姑娘那样。（《约康德》是拉封丹的第一篇韵文故事，被认为是恶劣的作品。）

③ 法语：或许不完全合他的心意。

瓦西里公爵立即明白了，这任何人指的是谁。他悄声地说：

“我确切地得知，库图佐夫提出皇太子不留在军中。这个必要的条件，*Vous savez ce qu'il a dit à l'empereur*（你们知道他对皇上说了什么吗）？”瓦西里公爵复述了似乎是库图佐夫对皇上说的原话：“如太子行为不轨，臣不便罚其过，反之，亦不便赏其功。啊！这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库图佐夫公爵，*je le connais de longue date*。（我早就认识他了。）”

“他们甚至说，”还不知宫廷待人接物分寸的 *l'homme de beaucoup de mérite* 说，“公爵大人还提出一个必要条件；国王不要亲自驾临军队。”

此人话刚说完，瓦西里公爵和安娜·帕夫洛夫娜刹那背转身去，为他的幼稚而叹气，二人忧郁地交换了一下眼神。

7

在彼得堡发生那些事情的同时，法军已开过斯摩棱斯克，愈来愈靠近莫斯科。拿破仑的史学家梯也尔，像拿破仑其他史学家们一样，竭力为自己的英雄辩护说，拿破仑是不由自主地被引诱到莫斯科的。他像所有的历史学家一样正确（他们在一个伟人的意愿中寻求历史事件的解释），他也像俄国史学家们一样正确（他们断言拿破仑是因俄国统帅们施巧计而诱引至莫斯科的）。在这里，逆向（回溯）定律认为，把过去的一切视为实现某一事件的准备过程，但除此之外，还有把全部事情搅浑的相互关系。一个好的棋手，在输棋之后由衷地相信，他的失败产生于他的一个错误，他便在开局之初去寻找错误，而忘记在他的每一步棋中，在整个对弈的过程中都有错误，以致没有一着棋是善着。他注意到的那个败着之所以被找出来，是因为这一败着被对手利用了。